

## Savungaz的原住民立委参选路：抗争与选战，她都在进行一场冲撞

Savungaz只想告诉大家：不是只有大洒币，才能选举。



Savungaz Valincinan。摄：陈焯焯/端传媒

端传媒记者 黄奕滢 发自台北

刊登于 2024-02-07

[# Savungaz](#) [# 布农族](#) [# 山地原住民](#) [# 原住民立委](#) [# 台湾大选](#) [# 原住民族](#)



台东美丽湾渡假村开发案之于世居该地的阿美族而言，是非法水泥怪兽侵蚀了土地文化的痛苦；对于 Savungaz Valincinan 这个布农族青年来说，则是向国家提出质问的开始。

这个始于2003年的开发案，是台东县政府迳自将卑南乡杉原海岸以 BOT 形式，租给美丽湾集团，由其投资兴建渡假村。初期因规避环评影响程序，遭法院判定违法，然台东县政府仍一意孤行坚持继续开发，引发争议；至2012年，反对运动扩大，Savungaz 也于此时踏进了原住民族运动领域。

该年6月，她奔赴台东旁听第六次环评会。现场挤进各方代表，支持与反对方各自叫嚣，而警察试图隔离陈情的代表时，Savungaz 凭著天生的大嗓门，对著主席台发问：“盖好的房子，为什么要环评？”

Savungaz 当时还在学，尚在探索原住民身份认同的路上，对公共议题的认识，宛如白纸一张。她真的不懂为什么。但这声好奇发问，却引来支持开发案的群众鼓噪，要求她滚出去。数名警察更上前将她架起，拖离现场。这是 Savungaz 第一次透过身体感受国家暴力的形状。曾有从军任警梦想的她，这一刻感觉自己原本舒适的世界就此崩解。

当天下午原本要参加亲戚喜宴的 Savungaz，因此迟到。面对双亲疑惑，她只好说：被警察打了。

“那个警察打你？告他，告死他。”父亲王人龙第一时间力挺女儿，表达心疼，然而，在那个当下，包含 Savungaz 在内的这家人恐怕不会想到，这个孩子自此变成一个时常面对警察、站在公权力对面的人物——不论执政者是谁。

从地方到中央，从执政党的角度来看，Savungaz 可说是“劣迹斑斑”：除了2012年开始投入反美丽湾运动，杠上国民党执政县市，也在高雄市政府强制拆除都市原住民聚落时，质疑民进党籍市长，凡有原住民权利倡议活动之处，就有 Savungaz 的身影，她那穿透群众的抗议音量，在各个现场铿锵。

Savungaz 的陈抗行动，并不限于原住民权利领域，反南铁东移、士林王家都更迫迁、婚姻平权、反核运动，以及2014年三一八反服贸运动，也都有她留下的痕迹。

2014年3月18日晚上，一边在原住民团体工作，一边在民进党立委田秋堇办公室实习的 Savungaz，与社会运动盟友陈为廷等人，看准了警卫最少、时常有人进出用餐的立法院餐厅入口，带头闯了进去。她靠自己微壮的身躯顶住铁门、压住铁门底，让抗议的学生、民众得以陆续涌入，攻进议场，而 Savungaz 也成为占领国会的其中一员。

“三一八运动对我们这个世代有很大的影响。”Savungaz 说，“这让大家知道，如果我们不关心政治，我们的政治就会被人操控。”

就在三一八占领国会运动届满九年又半个月，也是她36岁生日那天，Savungaz 正式宣布以无党籍身份投入2024山地原住民立委选举。“因为这个年纪，还能称得上是青年。”她尝试以“年轻战力”，冲破僵化固著的原住民政治版图，改变原住民选区长期以来陈腐的政治文化。

在113席立法委员中，原住民只占六席，在主流社会被边缘的原住民，在国会内的提案也常被忽视；Savungaz 在体制外冲撞多年，深感体制内如果没有接应的力量，终究无法成事，她必须让自己站上一个更有力量的位置，“原住民的权利，必须透过法律的修改与制定来落实。原住民青年的培力与文化传承，必须要求国家分配适当的资源推动。而这些目标的最终战场，就是立法院。”

“原住民青年普遍政治冷感，因为在政治上看不到改变的希望。”Savungaz 希望自己参选，可以让他们看到希望。

Savungaz 的“原住民立场”远高于“政（党）立立场”，她甚至将“参选”当成“倡议”，无非尝试透过自己的行动，让大家重新看到制度上的不公平。

这个在原住民选民眼中“非常年轻”，既没有政党奥援、又无庞大家族社群支持的布农族女孩，如果真要当选，只能赌上“奇迹”。

可惜，奇迹没有发生，Savungaz 以6840票落选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个含候选人在内只有三人的团队，在依靠一台小车拜票的拮据情况下，最终拿下近七千多票，在原住民立委选举史上，也算是“奇迹”。

“这代表，我们一步一步经过的路，票都有开出来。”Savungaz 说。



2023年12月21日，台北高等法院，争取原住民权利的诉讼当事人 Savungaz Valincinan与Yinguyu Yatauyungana、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以及台湾的公民团体与学者举行记者会，呼吁“要求族名单列，尊重原民族文化，多元文化呈现，落实正名作业”。 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## 成为原住民

Savungaz Valincinan“本来”不是个原住民。生于台北市，原名叫王品涵的她，有著湖南与宜兰结合诞生的“芋头蕃薯”父亲，母亲则是来自南投仁爱乡曲冰部落的布农族。原汉混血的她，如同一般城市长大的汉人小孩，Savungaz 无需思考自己是谁，更没必要辨识自己认同为何。如果没有意外，当时这个女孩的烦恼，应当只有如何顺利考上好大学而已。

但就在高一升高二之时，Savungaz 家里出现经济问题。为了让她能好好读书，父母商议让她回复原住民身份，以取得学费减免的福利——如若 Savungaz 要取得原住民身份，就必须依从母系、改从母姓。王品涵因此改名为李品涵。而她自小就有的布农名，则在她成年后，与汉名并列在身份证上。

除了法律身份上改变，这个16岁女孩仍是同一个人，还是如常生活，完全没有想到世界看待她的方式，竟随之翻转。

在青春期，Savungaz 为了让无暇照顾她的父母，多关心她一点，曾故意迟到、交白卷，想方设法让父母“担心”，却也因此让自己陷入留级的危险。某日，班导师将她叫到一旁，告知她留级处分的同时，又称自己会以“她是原住民学生”理由，让学校再给她一个机会。

当时 Savungaz 并无庆幸之感，只是不解：“如果不是原住民学生，就会被留级？这不是很不公平吗？”

但这不是她第一次对身份产生困惑。初上高二、刚转换身份的第一堂体育课，老师问：“班上有没有原住民学生？”Savungaz 不假思索举手，体育老师对着这体型微胖的同学下了个评论：“妳看起来不像跑得很快的样子啊。”

当时的 Savungaz 不懂何谓偏见、不歧视的样貌，更不晓得“原住民擅长运动”是台湾社会的刻板印象，小脑袋瓜子尽是问号：“我又还没跑步，你怎么知道我跑不快？”

偏见歧视有二，就有二，接连不断的问题朝她而来：“原住民是不是骑山猪上学？”“原住民是不是都不穿裤子？”在都市出生成长的 Savungaz 不做他想，只是哈哈大笑：“那么白痴的想法，到底哪里来的啊？”

当时，她还不懂得“受伤”。直到上了成功大学，在学校里认识更多原住民，甚至参加了原住民公共事务，“原住民”这个身份，于她才逐渐产生意义。

Savungaz 还记得第一次上了堂法律系课后，与原住民学弟就《原住民基本法》向老师提问。听完问题，老师只回：“你们是原住民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有加分，那不就好了？”老师擦掉黑板上的字，旋即掉头而去，留下瞠目结舌的两位原住民学生。

诸如此类的经验，在日常逐渐加叠，让 Savungaz 愈加意识到这个社会对于原住民的不友善与不公义，也在参与原住民相关讨论与活动中，慢慢“找回自己的认同”，从而投入原住民权利倡议行动。Savungaz 个性热情爽朗，有她在的地方，就有环绕音响式的笑声，然而她抗议时的凶悍，也让人无法忽视，“我

们如果不大声说话，谁要听？我们没得选择，只能这么做，谁喜欢每天面目狰狞，喊到喉咙沙哑？没人喜欢啊。”

有一部集结 Savungaz 行动纪录的短片开头是这样写的：“没有人喜欢抗争，也没有人天生就会拿麦克风抗争，我们其实是双手发抖地，被逼著走上街头。”

清楚知道自己外省二代父亲的孩子，同样也是布农母亲孩子的 Savungaz，既然选择以“原住民”身份站出来，而非隐藏在汉族血统之后，便意味著主流社会对原住民的污蔑歧视，会朝她扑来，且无从躲避。

而她也想躲避。Savungaz 于2015年28岁生日前夕，在身份证上留下布农传统姓名——亦即拿掉汉名——并在心里宣示：未来的日子，都要“努力成为一个布农族人”。

但她也不只是想成为一个布农族人而已。她知道自己身后是整个原住民族。

“我是一个布农族人，也是原住民族人。我将带著布农族长辈的教导和期待，投入本次立法委员的选举。”2023年4月，Savungaz 宣布投入2024山地原住民立委选举：“过去十年一路走来，我能长成一个原住民族的养分，来自山也来自海。即便现在的制度，把众多高度文化差异的族群，分类成山地原住民以及平地原住民，但若我有幸受到大家的支持成为立法委员，我服务的对象，绝对不会只有布农族、绝对不会只有山地原住民，而是所有在这片土地上有共同困境的所有原住民族群。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，也是我对所有原住民族人的承诺。”

2023年11月15日，台北，Savungaz与马远部落的布农族人到国立台湾大学外抗议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## 从社运走入体制

因为三一八反服贸运动，从而走入政治、投入选举的“太阳花世代”并不少。他们绝大多数都从民意代表助理做起，也有人加入民进党或其他新兴政党，学习党务工作。

运动结束后，Savungaz 进到民进党中央党部工作，并在2014年地方选举中，辅选民进党籍的南投县长李文忠。

在这场选战，她观察到，由于非都会区的选战缺乏主流媒体关注，选区候选人，每一票都要靠一步一脚印走出来。尽管这场选举，已是民进党县市长候选人在南投创下的佳绩，仍落败而归。

结束这场选战后，Savungaz 选择转进民进党社运部工作。彼时社运部主任郭文彬听闻 Savungaz 曾在南铁东移抗争中，对抗民进党高人气市长赖清德，便在面试时探问：如果南铁东移案民众来民进党抗议，你会站在党的立场跟他们对应吗？

Savungaz 深吸一口气说：“无法。”

南铁东移案，指的是2024候任总统赖清德任职台南市长期间，规划台南铁路地下化，因涉及土地征收争议引发抗争。当时在台南就读大学的 Savungaz 也在抗争队伍中。她不仅曾向赖清德下跪，甚至扑上他的座车。

不想违背自己信念的 Savungaz 原以为自己不会被录取，但还是得到工作机会。郭文彬这个自党外运动时期，就对民主自由有著高度信仰的前辈，在 Savungaz 入职时，也仅只是交代她要“好好保护自己”。此后，只要社运部接到民进党执政县市对 Savungaz 抗争行动不满的来电，郭文彬都会如此回答：“这是 Savungaz 的言论自由，民进党是一个尊重言论自由的政党。”

彼时郭文彬时常鼓励她：“如果有机会进入体制内，就要思考如何从体制内寻求改革。这是分工，不是对立。”

就在 Savungaz 还未找到方法平衡体制内外时，党内开始准备2016年大选。她决定请调部门，回到自己核心关怀：原住民事务。调到原住民事务部的 Savungaz 除了组织宣传外，还要负责山地原住民立委候选人 Walis Perin 辅选工作——山地原住民的选区堪称“总统级”，全国各选区只要具有山地原住民身分的选民，都有投票资格。而她跟著 Walis Perin 全台湾跑的过程中，发现给原住民候选人的资源太少，也惊觉选举制度设计对原住民非常不公平。

“其他汉人区域立委只要服务自己的选区，但原住民选出来的立委，却全国都要服务；同时，选民却找不到自己的立委，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？”Savungaz 认为，中央级选举的原住民投票率低，正是因为这种摸不著、看不见，不知道他们能做什么所产生的距离，因此，2024年大选，她在竞选公报如此写道：“我是 Savungaz，想要成为‘族人一定找得到’的立委。我有法律专业、有过十年捍卫原权的经验，更重要的是，我无党无派，只有原住民族主体意识、永远站在族人立场发声。”

但八年前 Savungaz 辅选的 Walis Perin 一样高票落选。那年，随著开票进度，办公室内不时大声欢呼，但 Savungaz 却一个人坐在角落大哭不止，觉得自己格格不入，就像原住民之于台湾社会，也一样格格不入。

2024年1月，选举期间，Savungaz Valincinan 四处拜票。图：Savungaz Valincinan Facebook

## 独立参选但并非独自一人

但或许正因为这种格格不入， 让有理想的原住民族，更容易辨识伙伴。

距离投票日还有两个多月，我们造访 Savungaz 于台北市万华区开设的咖啡店“Lumaq 露玛格”，向她提出类似“一个人的江湖”的采访邀约，呈现无党籍原住民立委候选人的“孤军奋战”。

“我不是一个人，我有很多伙伴。”Savungaz 直率抗议。

我们所处的这个咖啡店 Lumaq ，即是布农族语“家”的意思，是她为了让散落都市的原住民可以聚集之所。而这个让她感觉距离梦想很近的空间，也是透过家人资助、亲朋好友帮忙而成。

“我每次都会想要一个人往前冲，但后来发现其实是很多人帮助我，我才能冲。”Savungaz 表示，自己之所以能得到帮助，也是因为这些人长期看著她成长，知道她心中的目标是什么，同时也愿意支持。

选举也是。Savungaz 宣布要参选时，布农社群出现另一股势力，希望将她逼退。为了与之抗衡，Savungaz 发起布农社群的网路连署，宣称如果连署人数不到三百人就放弃参选念头，不料，第一天连署人数就超过三百，总连署人数有588位布农族人参与。连署者年纪多落在20至40岁，原乡比率甚至过半。

“原乡比例高给我很大的信心，因为我是一个都市原住民，很多人会拿我的生命经验攻击我，说我不接地气，跟部落遥远。”Savungaz 如此解读数据：但有很多人记得她过去曾经在部落帮过什么忙，做过什么事，“这也让我更加自我肯定，我不是为了参选而参选，其实是这十年经验，让我投入选举的。”

但相较于政党正规军，眼前所见，是个包含候选人仅有三人的游击队，Savungaz 除了委请自己的男友 Batu 开车打杂外，还有一个她不愿称之为“助理”的伙伴 Yuli Ciwias 协助。

Yuli 家住高雄，独自扶养一子，为了协助 Savungaz 成立协会、咖啡店，于2021年底只身北上。2023年初，Savungaz 提出参选立委的想法时，Yuli 丝毫不感意外，唯一的问题是：“店才刚开，妳忙得过来吗？”

对于战友这个重大决定，Yuli 全力支持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公共参与到最后，最大的战场就是在立法院，如果政策法律没有得到改变的机会，“我们就会有抗不完的议、陈不完的情”。

在 Yuli 心中，Savungaz 有理想也有实力，遑论她是原住民青年世代的代表人物。她甚至慎重对 Savungaz 说：“你在公共参与上，已经是有个高度，如果不再往前推进一步的话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底下的弟弟妹妹：走这一条路、抗议抗到最后，可以换来什么？”

Yuli 和 Savungaz 一样，生于外省家庭，家住高雄前镇区的眷村国宅，原只知道自己的汉人背景，直到上了大学方才意识到时常与亲人说著自己听不懂话的外婆，是“泰雅族”，而且出身在因国民党政府征收土地兴建石门水库，遭到迫迁，失去原生土地的奎辉部落。

与 Savungaz 不同的是，Yuli 是在没有外部影响的情况下，自主选择“成为一个原住民”，理由是：已经很了解父亲这边的汉人文化，想透过身分转变，认识外婆所属的族群文化。

尽管父系这方最初震惊，最后全家人还是愿意支持她这个决定——唯一的反对者，却是那个流离城市多年的泰雅族外婆。长期受到歧视的她，不懂这位考上国立大学、可以好好当个“外省人”的外孙女，为什么要变成“低人一等”的人？最终，在 Yuli 恳切说服下，才勉强妥协。

戏称与 Savungaz 是“在路上认识”的 Yuli，在2012年还在读大学时，就与这位同样“混血”的伙伴，一起走上原住民权利争取道路、参与台湾公民运动进程，努力让原住民不再“低人一等”，能够自信说出自己是谁、告诉别人“自己的名”。

2024年1月13日，台北，选举开票时期，Savungaz Valincinan在等待结果。摄：张国耀/端传媒

## 原住民单列族名的困境

2023年4月宣布参选后，Savungaz 陷入困扰，她再也不想将自己布农族名的汉译名“撒丰安·瓦林及那”拿出来用，但为了方便不同族群的人都能辨识、认读，又不得不印上文宣。对她而言，每个族语名字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意涵及命名意义，例如 Savungaz 承袭外婆的名字，不仅是含羞草的意思，也是布农

族少见的族名。但当这个名字变成“撒丰安·瓦林及那”供人叫读，不仅音韵不对，也毫无意义。

“这个名字，也是一个身为都市原住民的我，返回原乡的时候，最深的连结。部落的长辈会因为这个名字而想起我的外婆，并告诉我我和外婆相似的地方——我从他们的分享中慢慢认识我从未见过的外婆。”当外界质疑 Savungaz 对族语名字的坚持时，她如此回应。

然而，台湾现行制度规定，原住民身分证上仅有三种标示形式：以汉字音译传统名字、汉字音译传统名字并列罗马拼音，及汉名并列传统名字罗马拼音。

此时，已接近登记参选期限。Savungaz 实在无法接受这种不合理的规定，于是前往户政事务所改名，将自己身分证上的名字，改成：“李我要单列族名我的布农族名字是 Savungaz Valincinan”，以此抗议原住民身份证不能单列族名的规范。这个名字是2024大选所有参选中最长的名字，共34个字。

“从正式登记参选那一刻起，只要政见发表会、开票选务人员、拿到选票的人，都会讲一次这么名字，听到我的诉求。”Savungaz 说自己改的名字，本身就是一句政策倡议口号，如果她胜选进了国会，其他委员也会被她的名字提醒，看到这个议题。

绝大多数支持者都认同这个行动，但也不免会问：“什么时候会把名字改回来？”

“等到原住民身分证可以单列族名的时候。”

Savungaz 确知此事造成不少人困扰，在投票日前，先在脸书社群网站对选务人员说抱歉，在开票结束的落选感言中，她除了感谢选民外，也对于选务人员开出她那票就要念出长达34字的名字，表达歉意。虽说如此，这就是她真正要达到的“倡议”效果。

因为原住民长期处于殖民与外来文化决定他们命运的社会架构下，Savungaz 对于原住民族人为了保护自己而不愿使用传统姓名表示理解，因为，即便她选择回复传统姓名，也必须一再向对方解释，甚至遭到对方轻视或不愿理解。即使强壮如她，也会感到受伤。例如日前“贺珑夜夜秀”主持人贺珑念错她的名字，又引来数波羞辱——像是说她的名字是“鸡巴名字”，她都得一个一个“战”回去。

尽管如今的她已学会承受偏见的眼光，也有足够的能量面对，仍希望自己这个行动，可以让年纪更小的原住民青年，甚至下一代使用自己的名字时，无需继续承受这样的眼光，“这个时候的社会，应该是有这样的支持系统或文化转换，让大家接受改名后面临的冲击。”

2024年1月13日，台北，选举开票时期，Savungaz 在等待结果。摄：张国耀/端传媒

## “这次选举，我怎样都算赢”

Savungaz 一直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即使没人、没钱、没资源，她仍意志坚定地，凭一台小车、两个伙伴的规模，在台湾从北到南的山林部落上上下下奔走——甚至选举那周就有几天一直绕著中央山脉走——只为了真正看到自己的选民、实际与他们握手、交谈。

很多对 Savungaz 陌生的选民，首先会被候选人“这么年轻”吓到，再来就是对于能“亲眼见到”候选人感到不可置信。而 Savungaz 到部落拜票，也不像其他候选人那样说个话就走，而是一张名片一张名片发，向族人介绍自己是谁，并花上时间他们聊天，倾听他们的问题，“我就是聊天系候选人”，Savungaz 给了自己这样的称号。

原住民选民对 Savungaz 的反应，确实反映了原住民立委之于他们过于遥远的问题，而选区太大，让候选人必须靠著布条、志工团队取代自己拜票的方式，也让选民习以为常。尽管这些问题，Savungaz 都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克服，但她无法撼动原住民选区长期被蓝营掌握，且部分原住民族群根深柢固地家族连结、或社会阶级制度的选举结构。

Savungaz 自己的母系家族，便是国民党的支持者，除了母亲跟姨妈外，没有人同意她出来选举，甚至以各种方式劝退。甚至还有原住民青年在家族群组仅是贴了 Savungaz 的脸书文，就被视为叛徒，踢出家族群组。选前，也有诸多 Savungaz 的支持者坦言承受不了家族压力，虽然支持，但无法投她。

山地原住民部落太小，投票情形可以被清楚掌握，而都市原住民投票，更形同亮票。Yuli 的户籍在高雄前镇，她的投票所只有两个原住民选民，这两票开出，就知道谁投给谁，遑论亲族关系更紧密的部落。

但正是在这么艰困的情况下，Savungaz 还可以得到将近七千票，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。1月13日开票夜晚，亲友陆续齐聚在店内看开票，气氛逐渐从紧张凝重到“喜悦”，最终以 Savungaz 爽朗豪迈的笑声，盖过落选的失落。她当天在脸书上称自己的团队拿下了漂亮一战，“证明即便没有钱、没有资源，只要踏实的一步一脚印，会被支持和肯定。”

“这次选举，我怎样都是赢，因为我花最少钱，拿到的每一票都比别人便宜。”Savungaz 只想告诉大家：不是只有大洒币，才能选举。

选后，Savungaz 二度接受访问时，向我分析这6840票如何得来时，只说：其实没有很复杂，“我们所走的每一步路，票都有开出来。”她认为，过往，透过倡议或许能聚集到理念相近的族人，但透过参选，她得以走得更深、更远，接触到更多过往无法看见的族人、听到更多声音、了解更多问题。于是，她承诺，四年后再战。

有著理工的逻辑，受过法律训练的 Savungaz，谈起议题犀利有条理，但每当她论述自己从政方向的一切时，我不时想起的，反而是她诉说原住民文化时的柔情：在台东声援反美丽湾 BOT 案时，Savungaz 与众人夜寝在海滩上，醒来，旭日未升的清晨只见阿美族人拎著鱼获从海上走来，令她迷眩，又听族人在谈风说云间，辨识接下来会发生的事，当时她才知道原来文化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并反问自己：“那布农族的文化是什么？”

在首次采访时，Savungaz 留给我们的也是一个“体验”的感受。她说，台东布农族的某个家族，连续20年，每年都会进行一次重返 Laipunuk 的行动，2022年，Savungaz 与他们在山林中行走并生活了15天，这个经验对她这个花上十年找回布农认同与文化的人而言，是一次剧烈冲击：“山是活的，大自然会在变动后，重新调整状态。”与此同时，她也自问：如果忘记祖先走过的路、如果忘记山林的知识与土地的连结，要如何继续活出原住民族的生命？“能够支持我们继续成为原住民族的对应资源又在哪里？”

无论抗争或选举，于 Savungaz 而言，都是一次生命变动，可能有阻碍，但也有她正向以待的调整，如同大自然自己的回复力。因此，无论打出什么选举政见、听到何种选民需求，这个原住民青年所要追寻的，恐怕不是只有国会殿堂的一个席次而已，而是成为一个完整的布农族人，乃至于守护一个原住民能自在生活的岛屿。

2023年11月15日，台北，马远部落的布农族人到教育部外抗议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[# Savungaz # 布农族 # 山地原住民 # 原住民立委 # 台湾大选 # 原住民族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